

事实与观点：陈寅恪读音三问

沈亚明

自“历史之父”希罗多德以来，“三代回溯”乃史学基本方法之一。代有时限，时不我待。回到祖孙同堂欢聚和双亲三女同乐同愁的历史现场，陈流求、陈小彭和陈美延是亲历者，是见证人。寅恪先生三位嫡嗣反复对我表明，她们最基本的愿望是说清楚不争的事实——陈寅恪自己和至亲三代都读“恪”为què。

拙文《陈寅恪自己和至亲三代怎么读“恪”？》登载于《文汇报》2019年5月31日“文汇报学人”，主要内容是寅恪先生女儿陈流求、陈小彭和陈美延举证说明：陈寅恪本人和至亲三代都读“恪”为què，是既成事实，不争的事实。6月10日微信版增“续补”，溯古q读上至宋代。

启笔拙文意在为寅恪先生的女儿们发个声。我满怀希望，实证披露后，原本没有必要却久久未解的“恪”音纠结便可涣然而释。如此，年事已高的陈氏三女也可不再忧虑。《中华读书报》9月新刊一文，再争陈寅恪的“恪”字读音。我这才意识到，种种“恪”疑远非一日之寒，若不花些工夫解答，恐永无宁日。由是急就本篇，试析三惑。

三部分的重点在于：陈寅恪的“恪”读kè还是读què，哪是观点哪是事实？

第一问：陈寅恪若不去北平，名字“可能只有一个读音kè”吗？

长年流行一种猜测，陈寅恪

末字què读起于他在北平清华期间。近有新发展，干脆断定“恪”读què“根子在北平方言旧音”。认为“清末民初以后，北平流行‘恪’字正读音kè之外的又读音què”。甚至设想，“如果陈寅恪不在北平工作十年，其名字就有可能只有一个读音kè”。

问题是**有无实证，陈寅恪到了北平后，名字读音才从kè变成què的呢？**

多种记载一致，寅恪先生1926年7月初到清华，1937年11月3日逃离日占北平，为期11年4个月。很巧，父亲沈仲章也是1926—1937年在北平。约1927年，父亲在钢和泰家进修梵文，与陈寅恪打过照面。1928年，陈寅恪在北京大学兼课两学期，父亲一堂不缺。

我自小听父亲谈论寅恪先生，都读què。名从主人，总该是陈寅恪自我介绍时怎么读，沈仲章也照着他读的。此外，我未闻父亲言及，也未见上代其他人留下能够证明陈寅恪在北平11年间，名字读音由kè变què的实证，无论前期中期后期，渐变突变都没听说。

(下转 14 版) →



图1*：左起：陈寅恪、陈封怀、张梦庄、陈流求、陈三立、唐笈、陈小彭、黄国巽，1934年北平北海公园。凡标*，皆征得同意引自陈流求、陈小彭和陈美延《也同欢乐也同愁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0年



图2*：吴定



图3*：竺可桢



图4：陈登恪，引自武汉大学网页

← (上接 12 版)

族权力机构还积极推动关于战前巴勒斯坦社区的学术研究，资料收集、整理和传播，

以及旧社区居民的团聚活动。

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也积极参与塑造“Nakba”记忆，非政府组织在其中尤其活跃。1991年成立的“阿

克萨圣地保护协会”长期致力于寻找和维护老清真寺和旧墓地，游说以色列政府重新开放旧清真寺的祈祷。1995年成立的“以色列国内

难民维权协会”则积极组织相关论坛、出版简报、组织青少年夏令营和“回乡寻根游”等方式，以驳斥以色列方面的历史叙事，维护巴勒斯坦人对故土的记忆和情感纽带。1998年开始，该协会还与其他非政府组

织合作，共同组织一年一度的“回归大游行”。

巴勒斯坦人塑造“Nakba”记忆的努力，在以色列社会内部也获得部分回应。忠于历史、“直面历史”的呼声，在部分以色列犹太人中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。2012年，特拉维夫大学的学生曾在校园举行“Nakba”纪念活动。非政府组织Zochrot也获得了一些犹太人的支持。自2002年开始，该组织积极推动以色列社会提升关于“Nakba”的了解、认知和记忆，从而为难民回归权探索新方案。2014年，该组织开发出一款名为iNakba的APP，其中包含了旧地图和地名、历史和逃离难民的证词等内容。

记忆不灭，抗争不止。

巴以之间的围绕现实问题的纷争，与尖锐复杂的“历史战”交错混杂，相互助推。以色列将大屠杀记忆作为塑造国民身份认同和政治动员的强大武器。巴勒斯坦同样将自身的创伤记忆，即“Nakba”记忆，作为集体身份认同的主要动力和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。这一记忆产生的强大集体情感，对和平进程构成了严重政治制约。建基于“Nakba”记忆之上的难民回归权，尤其成为巴以和平进程中难以回避的议题。特朗普政府无视难民回归权而推出的“世纪方案”，注定只能是一厢情愿。

(作者单位：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)



发生在1948年4月的代尔亚辛事件留在仙人掌上的弹孔